

談經

談經卷之四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對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春秋 凡五十六條

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遮拾遺文闕畧未備可據纔半耳其於聖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吁嗟春秋幾同覆射矣

春秋魯史之提綱也。仲尼憂五霸，借魯史標義，其所難言與欲言之情，仍具舊史。舊史亡，後儒揣摩，而聖意遂晦。左氏猶及見舊史，薈蕞其事，而不遠其義，闕附會之端。公穀因左為短長，而後儒益加穿鑿，春秋遂不可讀矣。

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為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開卷知其為亂蹟，而世儒以為隱諱之文，何與？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

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于云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字例合而格局壞于云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荊棘田地而宗

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爲夷狄。此其舉筆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後儒之臆說也

今之學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非以三傳說經也。知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是幷無經矣。

以三傳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無者始爲眞知春秋

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爲左丘明作司馬遷杜預首信之愚按左丘明爲魯史官夫子既本其史作春秋乃丘明又轉爲春秋作傳耶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丘明自作耶若孔子自爲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於乞鄰而予者果爾此傳受旨於仲尼即公羊穀梁何緣再作若丘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必不

可易就使聖意深遠何至牴牾太甚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先儒謂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闕而無考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迂而不合豈其出丘明手而踈戾若此乎竊意此傳周秦閒人僞撰不足盡信也

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此五霸之術也又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因魯史作

春秋也故謂左丘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即左丘明所作之魯史則非也察其精神全在藻繪於聖人作經之意都未領畧只如後世新進辭人借玄晏先生求名耳公穀輩眞以此書出左丘明手斷以意例至使明白易簡之旨釀爲爭訟之端而聖人忠厚之意反成險刻瑣碎之書皆由信左過耳

仲尼筆削之舊史作自丘明者不可復見已古史汗竹記事文不能多然定不如經文之簡經

特標其要領。而巔末具在舊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如棄舊史不用。則經所書者。纔什一。而所遺者什九。今後世何所取裁乎。惟其舊史亡。後人以雕鏤之辭。補綴別籍。參以胸臆。妄起凡例。後世遂誤爲左丘明。一切憑之。憑而不合。牽强附會聖人之情。遂晦矣。若使舊史在。因目求綱是非了然。何紛然覆射之有

左傳如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

無考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左丘明作無疑也
愚嘗摘取其誣別爲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
至於公穀疏鏬鹵莽而公羊尤甚胡傳爲宋經
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皆不可据也
左傳或出晉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而尊重
耳譽五臣不啻口出誇晉人功業無異三王子
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
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
奬霸承迷至今皆左誤之也

司馬遷序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脩怨雪憤之書耳此馬遷之私志而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指歸馬遷於春秋守左仲舒守公羊今左公羊具在於春秋昔何齊人滅紀以爲復讐衛輒拒父以爲大義許止弑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類此矣遷史一書紕漏不可枚舉其議論識趣

又烏足取衷乎

凡國史以垂戒為義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竊取垂戒之義也史垂戒而仲尼竊取之何也史多徇諱是非不明聖人核其實以明是非之跡寄褒貶之情故曰竊取非謙讓也

春秋經例但據史所記之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掩是非自見時或創設新義如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

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爲例也其餘多因舊史隱括成文而世儒謬起凡例如云桓無王定無日秦楚吳越夷狄無君臣無大夫夷狄不月畢國不日君弒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許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遂事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後人强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比擬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譸張幻語

豈聖人作經之義夫古今雖隔聖凡同心善者必可喜惡者必可惡讀其事而人有喜心即仲尼亦喜之可知讀其事而人有惡心即仲尼亦惡之可知不必問例也

春秋不爲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不書凡獎藉誇詡之辭勲庸寵利之事皆非春秋之義世儒未達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

辭有抑揚，而聖言温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自見。若謂字褒字貶，以行賞罰，此俗儒之妄說，仲尼斷斷無是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而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之事而自用乎哉。後儒緣飾仲尼

以爲素王。誣謂命德討罪。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故子路一言過任。夫子哂之。況以匹夫行天子之事。褒貶當世公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簑而救火。竊簡牘而寫法律也。筆札禁言。衮稱命討。此後世磔鼎藉猶戲謔之文。豈聖人經世之典與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

天之惡。必致慎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曖。則委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奢僭。非禮猥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欲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受垢累也。但舉征伐盟會弑逆僭竊之蹟。以寄其憂亂之情。然辭旨平易。不露圭角。愚每伏而讀之。至於廢卷流涕。而歎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之

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子貢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正而情婉法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是故魯隱公之死仲翬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于齊彭生殺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以淫惡亦書夫人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殺哀姜書夫人薨以屍歸魯書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逐

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弒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為之諱者也。至周惠王之見逐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輿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皆諱不書。晉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亦不書。再召至溫，乃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曲為之諱者也。莒僕弒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弒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弒君髡

頑書卒于鄵莒展輿弑父密州不書展輿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麇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其君出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也春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

切因之不改此類又何其恕也是以春秋法嚴義正而其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立言之道所謂脩辭之誠出於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弒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由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也豈有已甚之辭哉而世儒反謂春秋爲刑書以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礉

刻剝爲韓商之祖矣。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也。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也。詩之美刺。其目在序。春秋之是非。其目在史。序存而史則亡矣。史亡而傳畧可知也。序直而詩婉。史詳而春秋約。故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可與言詩。斯可與言春秋矣。未知詩。烏知春秋乎。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

春秋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弑君賊父叛臣亡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紀之事戾盟會爭戰送死吊災奔走之禮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之也若世儒説春秋讚頌五霸而已殆似夫子喜之而作何譏之有

諸儒詳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篡弑得國即有覆世之功仲尼不齒況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之罪人學仲尼者顧亟稱之其大旨已悖矣

但尙何言哉。今檢春秋所書桓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霸不言罪我矣
齊晉與楚爭功。假尊周爲虛名。易曉也。儒者以尊周諛齊晉。而抑楚驅諸侯以事盟主。則是仲尼亦鶻突遷就教天下假也。開詐力之門。啓奸雄之漸。烏乎可。其謬起于攘夷尊周一語。千載耳食習而不察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則茫然無據。故不得

不稱五霸。稱五霸。則不得不奬齊晉。奬齊晉。則不得不驅魯衛諸國事之事之無名。則不得不以侵楚爲攘夷爲尊周。不得不以會盟爲大事。以諸侯相從爲有禮。以因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爲伯討。一部春秋。秖爲尊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悒鬱千載。是誰之咎。

○嗟夫王迹熄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迹。是即孔子之所以尊周也。若謂孔子不能尊周。必藉詐力之桓文以尊周。謬也。謂桓文尊周。孔子懼

天下後世不知作春秋以爲表章之尤謬之謬
也
昔人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氏亦以五霸與
三王較故世儒謂五霸未易訾也夫王降爲霸
霸假爲王是乃春秋所由作而世儒更以春秋
爲奬霸甚若之何意謂春秋所不卽爲七王者
五霸之力也謂五霸若在周室不滅夫周之東
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不滅何加
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

年五霸盡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縱横五霸盟會開之也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也赧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于傲王室先之也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横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爲蘇秦張儀作俑乎向使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當世無五霸後此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諸侯友邦各君列爵雖五而皆統于王比肩事

一人無自相臣之禮王室卑五霸爭主諸侯亂也孔子憂之作春秋儒者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之爲主而不亂嗚呼何能一日而不亂也哉無故而令諸侯俛首朝之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國分其土使諸侯不敢抗不然者仲尼削其爵書其名譏之貶之是春秋爲齊晉資斧宰天下以亂也誰爲此言左氏作傳公穀襲之司馬遷董仲舒之徒和之轉相傳述至于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

之不明久矣。獨賴有孟氏七篇在耳。

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謂諸侯可無禮於齊晉也。惟是挾詐力。稱霸主。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哉。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於諸侯也。然必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自行。是自爲天子也。五霸者。皆自爲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

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仁義可爲而不可襲也唐虞君臣讓而燕噲襲之夷齊兄弟讓而吳光襲之伊尹攝政莽操襲之文王爲西伯小白重耳襲之君子高唐虞夷齊而討燕噲吳光進伊尹而誅莽操孔子作春秋師文王而獨獎桓文有是乎然則春秋之義未嘗與桓文明也未嘗與桓文何以稱盟主稱伯討進齊晉種種凡例何由起乎如世儒之說春秋是爲奸雄之走狗耳

尊周二字齊小白之陰符也若晉重耳之命周也如臣僕何尊之有世儒謂桓文攘楚所以尊周也夫周之不尊非獨楚也十二國諸侯誰知有周者而獨以攘楚歸齊晉是以燕伐燕也春秋之於楚生則正其爵而稱子死則沒其謚而不書葬如是而已初未嘗擯其爲夷狄教齊晉攘之也

尊五霸頌桓文此當時世俗之見仲尼所以難言而寓志于魯史者也惟其罪五霸惡桓文春

秋所以作也苟尊五霸而頌桓文何必春秋哉五霸何憂不尊桓文何憂無名而仲尼更爲此書潤色褒大之無謂也學者明乎此則春秋之義瞭然何隱之有然則尊魯何也非尊魯也春秋魯史也魯史尊魯禮也魯後周公而諸侯之僭莫如魯因魯史自尊而尊之直也以魯之臣脩明魯史因周公之子孫申明周公之法度春秋微意不過如此初無隱微難知者也俗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陋也

說者謂春秋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其必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已。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此其明且直矣。然則春秋之義其可知。而春秋之于五霸亦可知也。奈何誣仲尼獎五霸。尊盟會乎。昔夫子謂管仲器小。孟子鄙管仲不爲。儒者謂春秋尊齊桓則是仲尼之器亦小矣。孟子又何爲而鄙管仲乎。

五霸之亂。莫甚於晉楚。春秋所惡。莫甚於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興。其子孫驕恣。惟忌楚之強。始自結于秦。終引吳越爲助。皆爲楚也。世儒貴霸尊晉。詆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擯楚不與盟會。楚自不會。非晉能擯之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故春秋之事半晉。而春秋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于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

諸侯于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叱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于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謹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於策此正所謂夷狄也至于九州幅幀之內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儒一切擯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

則北有燕盟會不與亦夷狄也如是四隅盡翦棄餘中原一撮土仲尼何若自窘蹙如此乎兩君相見有先王之禮諸侯不王而自殺牲塗血自相盟會春秋所惡也與者何榮不與者何辱仲尼豈以此分夷夏之貴賤後儒妄說耳

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儻盡翦為夷狄則天不足九野地不滿九州而禹貢為虛文春秋為殘局矣仲尼何樂為此乎世儒既謂楚為夷謂攘楚為霸又謂楚與

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爲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爲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貞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前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劃棄之乎。甚無謂也

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同也。唐虞以來。東南爲文明之區久矣。故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狩至蒼梧之野。是自古通朝聘也。殷商之季。周泰伯仲雍亡適吳。吳人

樂其德而歸之是習知有仁賢也春秋時言游爲聖門高弟吳季札來聘熟諳先代故典閎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輩是素有文獻也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減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而友邦聘問南北往來如故也儻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鴃舌則舜禹何以往泰伯何以興吳札豈神慧一朝傾蓋通敏乃爾必不然矣司馬遷作吳

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猶醒者晏起。而問夜未與醉夢之言也。六經以三五爲法。春秋之局。不小于四代。豈其守衰周補苴之天下。而設棘籬於堂宇之間乎。又必不然也。世儒耳食遷史之謬。附和攘夷之陋說。悲夫。仲尼之志千載而下。無知己也

孔子生平所欲有爲者。莫如楚。魯定公十二年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與吳交爭。

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之屬也。其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且分。諸姬惟衞、而國小政亂。皆不足以有爲。山東諸國。惟楚地廣民衆。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世儒謂孔子夷楚、眞無稽之

言也

何謂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之而孟子謂五霸桓文爲盛則是五霸明指桓文同世諸侯也或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按宋襄不振秦穆未與于會蓋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強諸侯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東遷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

越繼之至哀定間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荀卿謂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爲五霸近之

春秋善善惡惡灑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臧否較如指掌而不費勘量元惡大憝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眚不事吹求而陰謀必見其隱心苟不正即震世之功人所艷慕不齒理有可原即湮滅之事人所遺亡必錄可否不模稜而不以筆舌恣訕謗闢見不詳瑣而不

以簡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亦備涉世之方。盡天理之極。亦近人情之至。其文質而忠。其義簡而備其情直而婉。其法平而恕。不剛不柔不亢不屈春秋之義也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人不爲已甚然使王者無命討聖人無是非則大亂滋而名教壞矣苟屑屑然刻核以爲是非則人將不堪而世愈擾。故臣弑君子弑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春秋書之以紀世變防天下。而示之嚴也小過

不舉有疑必闕所以諧人情安天下而示之[illegible]也如世儒之說春秋吹求洗索不遺餘力則申韓之學耳

春秋之志在乎康熙皞萬物得所而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人故君父之惡囁嚅不忍出諸口弒逆之事踟蹰似不欲言是聖人之仁也然而亂臣賊子罪狀暴于簡策風裁凜乎百世三綱正五常敘是春秋之義也天時地紀內夏外夷國賦民稅水火災祥有典有則是其禮也

五霸陰謀奸雄隱慝雖百年往事如見肺肝是非明賢否定危行言遜而人不以為罪是其智也及乎脩辭陳事標本撮要一洗史氏粧綴之習二典三謨不得與之較忠質是其信也其辭韻風旨溫厚深永反覆味之而不窮左右折之而皆合苞孕含毓可舉千百言約之一字亦可据一字數縈為千百言經緯自然是其文也上下纔二百餘年興亡之故賢否得失之林禮樂刑政規模畢具是其經濟也言多而匙非不以

已事陳而可否不預設其法森然其旨淵然六通四達不爲城府五霸之功利二十餘國之爭戰如蜂飛蝗聚謀臣勇士奔競馳逐掀揭震撼之氣而以無可無不可之量視之忽如飄風過影是其局量也兼斯數者可以觀春秋矣

世儒稱胡安國解春秋每事必求處分若徒書其事而已則是附之長大息耳此言非也夫理無典要義無適莫賢否治亂道之經也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也經可豫定權不可以先

設令言五霸壞王章。諸侯僭天子。經之不正。此可與天下後世明言者也。至于易霸而爲王。反亂而爲治。化篡賊而爲忠孝。攜禮樂征伐而還之天子。此轉移之權。難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夫子曰。茍有用我。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若問其所以可。所以成。仲尼亦不能預設也。今日設之明日用之。卽仲尼不能。況世儒設之。使仲尼用之乎。此胡氏所以穿鑿模擬爲春秋之畫餅耳。夫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則大亂不

止是非不明故人心不正春秋者明是非反經以正人心而已者也五霸之震耀于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皆醉而不知其非也聖人直之以告天下後世使愚夫知其不可而後權可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孟氏之言也非愚之臆說也千載而知春秋孟氏一人而已矣

春秋有是非而未嘗是非所以謂之直道而行

千古如大路也。是故無往不適焉之謂路。適一鄉一邑之謂徑。一入一塞之謂山蹊。天理人情之極。自無所取而不當。無所折而不中。春秋据理正辭。以待天下後世人取裁。蓋萬裁而萬合。左得之而為左。合也。公穀得之而為公穀。合也。未嘗褒貶而謂之褒貶焉。亦合也。未嘗名字而謂之名字焉。亦合也。未嘗命討而謂之命討焉。亦合也。然直道而行。誰毀誰譽。見為褒貶而聖人實無褒貶。見為名字而聖人實未嘗名字。見

爲命討而聖人實未嘗命討此其所以爲春秋也非聖人不能作也

凡春秋于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盟會第書會某人盟某地不言其故何也春秋不信盟會不問爲何盟也凡大夫見殺第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春秋重戮大臣不問戮何罪也大抵春秋于時事無樂道之者其詳舊史具矣

○春秋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

不稱周何也天下皆周也十二公不稱魯何也內魯也凡稱天王不以謚號何也天下皆知有王不分爲王某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也稱諸侯亦不以謚號何也國知有君不分爲君某也卿以下書姓氏名字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書家臣不列何也天下非一家事也王葬必謚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謚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畧也

春秋詳畧多因舊史或舊史佚之或舊史載而

聖人諱之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畧或彼善於
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如春稱王王稱天書與
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
人比義不比例也
或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曰春秋所以明
大義者其文其事不在褒貶也如諸侯不知有
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振而
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弒君父則必書
攻伐則必書相盟會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

春秋所書無益德事以明亂跡也垂戒之義彰彰若斯故曰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檮杌天下之至惡也何事于褒貶而後見乎

世儒不知春秋始于視仲尼太高而疑仲尼太深也夫聖人立經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焉豈其黨端匿跡傲天下後世以所不知乎使天下後世有所不知亦奚貴爲經也世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不知明白易簡正聖人所貴與天下萬世共見者也司馬遷謂春秋隱諱之文不

可以書見令其文辭具在是欲爲隱諱者乎有不可以書見者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與人同耳今不求春秋于人心之是非而求于諸傳之凡例舍的然可据之心不信而謂聖人有不見之隱亦大惑矣嗟夫讀春秋而能盡洗其厖雜之說千古一快也
何謂春秋曰在魯史不過錯舉四時以表年耳在仲尼則奉天時而無私者也蓋世變有古今王霸有升降人事有得失聖人有是非皆天也

猶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燠所以爲春秋也

春秋紀年止二百四十二不已狹乎曰東遷以前文武周公之澤在則文武周公之事不敢干也東遷以後文武之迹熄天下無王二百四十二年以爲多矣上不敢逼文武周公是聖人之恭也後之學春秋者自任無前僭也有天子而爲春秋治亂不分昏也僭且昏烏知春秋

南宋諸儒自謂窮理明經而其于春秋貿貿爾

邵雍作皇極經世以五霸配帝王以易詩書春秋牽强湊合不成義理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此背理傷道不可以為訓今且列之學官使人人誦法是賈生所謂可痛哭者也

噫夫使春秋淺率膚末一覽而盡何以為聖人之書使深刻隱晦終于不解又何以為聖人之書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覩諸傳紛拏而覺春秋之難罷諸傳虛心觀理而後知春秋之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讀春秋。取傳中事經所不書者。以質諸所書者。意亦可見。令人徒見其所書。而不見其所不書。則幷其所書者。亦蔽于偏見耳。故有非名而不書者。如周殺萇弘謝晉之類。有沒其功而不書者。如齊人城郟之類。有黜其榮而不書者。如命小白重耳爲侯伯之類。有僭而不書者。如楚不書葬之類。凡宜書而不書。其故皆可知也

善觀春秋者。見聖人精神心術。不善觀春秋者。見聖人名法科條。夫名法科條。非所以爲經也

〇世儒解春秋但借作檐架憑信自己鋪張及其不似曰聊以裨世教云爾春秋自裨世教何勞鋪張及其迂闊難行反以累經是故可憎耳

〇帝王之治因乎民心春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顯其刑之教也因心于民藏天下于天下春秋之義也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雖典謨訓誥不廢文也世史敘事代口鋪張都非實錄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惟春秋之文標旨撮要簡當精切萬世史

學傳信之宗也

談經卷之四終

談經卷之五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禮記凡十三條

禮家言。雜而多端。達者須靈鏡獨照。然後可以觀古人陳蹟。苟無高明豁達之見。耳食訓詁。遂處成滯矣。

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講習討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作也。緇衣。公

孫炎刊誤也。月令。呂不韋脩也。王制。漢文帝時博士錄也。三年問。荀卿述也。眞贋相襲。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爲經。欲割記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書多名理。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當以記爲政。

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

盾。達觀者自能折衷。其有不知。存而弗論。牽强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于其君。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以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雜記云。公圭

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

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儀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月令皆云五祀唯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

天子至于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雜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于禘者矣。祭法。天于泰壇。地于泰坎。周禮圜丘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爲祀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大雩于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又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

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于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于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索牛而儀禮大夫祭則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于公亦冠

也。玉藻以玄冠爲齋冠，玄端爲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瑟，則是冕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黻。士玄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皆緇，而雜

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褘。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褘。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于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于房。皆南領西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哭而歸。雜記云。大夫

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雜記又云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疏輤為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蓋君為臣主右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為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

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
也者伯禽有爲爲之也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絰
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
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
弁絰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緦衰檀弓
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
而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
朼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朼用棘郊特牲云鼎俎
奇而籩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

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大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大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耦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譸張百出。初學為其所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烏。世儒所以苦于讀禮也

元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為道學要典。別為二書。大禮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範圍。故德莫大于仁。教莫先于禮。聖教約

禮復禮爲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禮之大全也。故曰節事之治謂之禮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而遺大體守糟魄而忘菁華。如曲禮王制內則玉藻雜記以爲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爲道過爲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所以教人博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道爲空虛而無實地。自四十七篇別列禮爲浮華而無根柢所宜亟還舊觀者

也說詳本篇
繇文末節聖人所以教人斯須不去者不專在
此故雅言執禮而至其論禮則曰寧儉寧固曰
禮云禮云云玉帛云乎哉三千三百惟曰約之以
禮林放問及本則欣然大之其易簡眞切如此
若夫論語鄉黨篇所記皆聖人從心不踰之矩
周旋自中非古有陳迹依倣為之也當世人見
謂聖人一步一趨皆有格局得之好古以晏平
仲之智亦曰孔丘學禮當年不能殫累世不能

究謂問禮于老耼學禮于郯子以禮爲格套聖人習而知之豈達禮之本者哉据記所稱好禮諸賢莫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張而子夏拘拘故論交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至聞素絢之教則知禮爲後故其言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論士曰喪思哀祭思敬其可已矣子游論喪曰致乎哀而止其論學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曾子用功于容貌辭氣夫子曉以一貫遂悟忠恕顏子仰鑽夫子

博之以文而約之以禮夫禮至博也而曰博文可知博是文耳禮非約也而曰約禮可知約乃是禮此聖門學禮明法學者所當默識

禮以節人情非遠于人情也人情樂簡便而趨驕惰不防檢則淪于禽獸故不得不以禮節之若遂強以其所難而盡易其所安辛苦勞頓將幷其所謂節者棄之故聖人制禮從容和順使人心安而樂就如出入之由户舍之而不能故曰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如曲禮雜記

諸篇之煩瑣雖日撻而求人豈從之哉故人皆知放佚驕惰之非禮而不知牽强煩瑣之害禮也

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者非聖人立經之意也郎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覺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而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甚不倫官士

不得廟事其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
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于外。獒縠與魚腊置柩
旁。此等似迂闊。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
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干嫌
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
孫濟濟一堂。爲生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
以誨盜。壙中藏甕甒筲衡等物。歲久腐敗。陷爲
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
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祖宗姓氏。則隨便改易。

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為大夫子為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靡不暇煖適于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一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頗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

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良有以矣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流傳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處則稱竹簡爛脫而顛倒其序根据無實則推殷夏異世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閒而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而變換其文

牽強穿鑿殊乖本初蓋鄭既以記為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瞀瞀然耳昔者老聃為周藏史夫子果從之問禮乎則知禮莫如老聃而其言禮則曰忠信之薄何自毀其學乎佛子罵佛自是一重公案故夫子曰老子猶龍世儒以老氏言忽之至鄭康成銖銖兩兩則曰知禮此夫子所謂飛者吾知其為鳥耳

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

文而貴情行禮不貴禮而貴義如親喪不飲酒食肉禮也飲酒不樂食肉不甘情也先王因人有是心制是禮而世人本是心行是禮心安理順則中節而和斯謂之禮矣今之行禮者但言不飲酒不食肉之文而更不問不飲酒不食肉之心雖貪饕朶頤之夫能忍而不飲不食即謂之知禮其毀行敗節者能三日水漿不入口皆稱曾參嗟夫是烏得爲禮乎

世儒謂禮經未全亡而樂經亡矣此市兒語也

夫禮樂非二物也。禮樂偕亡。天下後世何緣復得見禮樂哉。今之禮樂。由古之禮樂。非自天降非從地出也。皆聖人之教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世儒惟以禮樂爲玉帛鐘鼓。求其數而不詳。故云禮樂亡。至欲引儀禮周禮爲經。屈記爲傳。夫記爲傳。猶可而周禮儀禮。可以爲經乎。萬世常行之謂經。二禮之不行於天下後世。今十且九矣。二禮詳于器。而記詳于義。義可兼器。器不可兼義。如以義

耳寧獨記乎。雖易詩書春秋。何經無禮樂。四十九篇大經小曲。何器之不備乎。器者。隨時變通而義者。百世不易。故夫子言禮。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所損益可知也。其言樂曰。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樂其可知。必如周禮官職儀禮節文而後爲禮樂。則聖人宜取鐘鼓管籥綸絲比竹。各定爲一法。編爲一書。又取儀禮所不具者。如天子諸侯大夫士。升降坐立拜起服食器用。各定爲一法。編爲一書。然後謂之經。然

後謂之禮樂存。如此則豈惟時勢古今蹊戾難行。且文多於牛毛繭絲。冗瑣煩複。六經有此體裁否。故自達人觀之。三禮已詳矣。而猶謂之禮殘樂亡。愚故曰。市兒語也

禮者物之則。詩云有物有則。物之類萬。而物各備萬。何止千百。故曰三千三百。甚言多耳。非謂先王定三千三百為數。而限人以必由也。鄭康成解禮。求合此數。以周官三百六十為經禮。以儀禮十七篇為曲禮。其不足三千者。謂之逸禮。

所謂凝人前不得說夢也。

鄭康成解禮多穿鑿。而俗士詫爲辯博。小有異同。則云學問未到康成地。焉敢高聲議漢儒。夫議論前人長短。非也。議論道理經術。何傷。道理經術。非前人之私物也。今據四十九篇中解說謬者。如曲禮云。葱漆處末。漆與渫同。通作泄。易井卦九三云。井渫不食。古借作屑。內則云。屑薑與桂。士喪禮云。罋三醢醢屑是也。鄭云。漆蒸葱也。又國中以策彗卹勿驅。本謂車行城中。垂策

緌步。以策末拊卹其馬。勿縱疾驅。鄭以勿字屬上讀。解云。卹勿。搔摩也。檀弓云。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凡免冠而加布于首曰免。與絻同。自五服以至朋友新喪者絻。禮也。而鄭解云。檀弓故爲非禮。以諷仲子之廢適。凡免冠之免讀如字。加布焉曰絻。通作冕。與免同而義異。故喪服小記曰。爲母免而以布。然則爲父免而不以布。免冠而已。以布則加絻也。鄭于凡免。皆混作絻解。又宋敗魯師于乘丘。公御縣賁父死。死者御

一人耳。鄭謂與車右同死。而誤以卜國之卜為人姓。又謂申詳為子張之子。而無所據。云顓孫申詳周秦聲相近也。又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反柩。本謂塡起柩前柳池使見棺行禮也。鄭變塡池作徹奠。又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魯地有尼丘。故孔子以尼字丘。蓋呼其字哭也。鄭謂以尼謚之。又未仕者不敢稅人。稅作裞。與襚同。贈死衣服曰襚。未仕則衣服不備。故不敢襚人。鄭謂以物遺人也。又國君七个。

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古个字與介通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周禮諸侯貳車七乘介七人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謂送葬之車視死者命數爲多寡而鄭以个爲遣奠包牲體之數以遣車爲塗車納之壙中者也又國昭于謂子張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毋戒辭沾爾自用貌言勿謂我之喪我沾沾然自專主也鄭讀噫毋爲句我喪也斯沾爲句謂沾當作覘又歌斯猶猶合也凡歌必有節以

合之如今人唱曲則拍板拊手之類。鄭謂猶作搖又季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般公輸若名。稱般者自請之辭。若方與小斂因自請他日葬已為機以封下用碑綍也鄭以公輸若般為兩人以方爲句謂若為匠師年幼。般為若族人掌窆事也。又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為讀去聲榆木名凡物重曰沈撥與綍通謂諸侯以榆為柩車榆木沈重難行風俗通曰桑車榆轂聞聲數里故設綍以引之鄭云

以水澆榆白皮汁播地引車也。又高柴葬妻犯人禾，申詳請庚，不許。曰後難繼。此正識治體者。而鄭謂為恃寵虐民。又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獻文。趙武諡也。發，猶落也。始新之名。鄭云獻，賀也。發，發禮往也。王制冬祀行。行亦謂之井。孟子云井上有李。謂道上有李樹也。古者井地井間為道。道間有水。所謂行潦也。冬水用事，故祭行。即是祭井。鄭謂冬陰盛寒於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則是以行為土也。禮運云，賓稱而

土鼓蕢與塊通。合泥草爲鼓椎也。土曰塊。草曰蕢。論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簣蕢同。卽塊也。荷蕢過孔氏之門。農家荷土坏者也。喪禮寢苫枕塊。草土同類。故孟子曰。不知其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古蕢塊同。而鄭云蕢讀爲塊。聲之誤也。又禮器如竹箭之有筠。筠。竹節也。竹節均。故曰筠。言人外有禮以爲之節也。鄭于尚書顧命。敷重筍席。註云。筍。析竹青皮。引禮記如竹箭之有筠。是以筠爲青皮。以箭爲筍也。又天子諸

侯廢禁大夫士棜禁承酒尊之器曰禁無足曰廢士喪禮浴尸設廢敦亦謂無足之敦也士虞禮有廢爵有足爵論語曰中道而廢亦無足之義也棜與通形似車箱有足故高廢禁無足故卑所謂以下爲貴也而鄭謂廢禁爲不用禁棜禁爲無足也又犧尊本謂尊上畫犧牛之形鄭云犧作娑畫鳳羽於尊上娑娑然也又周坐尸詔侑武方本謂周禮爲尸者坐而祝與佐食詔告勸侑其步武進退皆有方法而鄭解武作無

又禮器云罍尊在阼犧象在西君在阼夫人在
房按廟制有東房無西房故祭統亦云君純冕
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尊在房戶之外罍
犧二尊并列罍東犧西以西爲上神席在室西
故也鄭謂人君尊東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夫
人在西房也郊特牲鄉人禓本謂鄉人大儺袒
禓相逐而鄭解禓作禓强鬼也又縮酌用茅明
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
酒于舊澤之酒本謂用茅泲醴盛于醆和之以

亦加鬱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陳酒飲之類鄭援周禮謂明酌為事酒醆酒為盎齊清為清酒汁獻作汁莎舊澤本謂舊酒醲厚如膏澤也鄭變澤作醳內則云男子入內不嘯蹙口出聲曰嘯凡隱事相呼則嘯故盜黨嘯聚鄭變嘯作叱又內則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本謂世子見君君具大牢饗諸臣而鄭變接作捷謂食其母補虛強氣也又男鞶革女鞶絲鞶大帶也鄭謂鞶為小囊未聞古男子皆佩皮囊也又年不順

成君搢本古者執竹簡記事曰笏笏本竹也後世易以玉象故謂竹笏爲本鄭以笏下爲本也玉藻曰諸侯笏荼荼前詘也和柔之意謂諸侯之笏上剡而挫其角如荼然與天子挺直異鄭因古荼字有適作舒者遂變荼爲舒以附會考工記玉人大圭杼上之杼云天子之笏舒上爲椎頭諸侯舒上無椎頭也又侍坐必退席引而去君之黨黨猶側也謂不敢迫近君側猶鄉射記云之居侯黨之黨而鄭謂黨爲鄉之細者避

若親黨也。又侍食。君未覆手。不敢飧食。注云
曰覆手。古人飯以手。食必仰其手。食終。則覆手。
鄭謂以手循口旁餘食也。又親沒不髦。謂五十
者始衰。遇親喪不髦頭也。鄭云去爲子之飾。又
大帛不緌。古冠小而撮髮。以緇布爲之。周始爲
委貌大冠。以玄帛爲之。故曰大帛。衛文公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是也。鄭據雜記大白冠謂以白
布爲冠。又裘之裼也。見美服之襲也。充美皮上
用單帛爲表曰裼。裘外加重衣曰襲。鄭云裘之

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又尸襲本謂始死之尸。重衣斂襲。鄭以爲祭祀之尸尊襲衣充美也又笏畢用也畢即簡君前用笏。當簡記事。鄭作監訓笏本竹簡。鄭作珪訓喪服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本謂孫爲士者。祔于祖爲大夫者之廟則祖用少牢而孫用特牲廟可祔而牲不可襲故曰易牲。鄭云不以卑牲祭尊。則是並用少牢也。大傳云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周道猶言大道。鄭解爲周禮。然則夏商禮有

同姓爲昏者與少儀云不貳問謂人隱而不答則不可再問鄭謂問卜不可貳其心也又軎不雕幾幾細微也雕刻爲細文鄭解幾爲圻鄂又枕几穎杖刀卻刃授穎穎謂之穎鄭以穎杖之穎爲警枕授穎之穎爲刀環樂記云敦和率神便宜居鬼本謂樂從陽禮從陰鄭謂聖人死爲神賢人死爲鬼學記云足以諛聞諛誅誘也與傻通獶名也鄭作小又赴辭使某實實信也使謂之信鄭作至雜記復夫人以狄衣素沙沙紗

通。溥緇也。婦人盛服。外籠素紗單衣。詩云。其之展也。蒙彼縐絺。又云。衣錦褧衣。士昏禮加景。是也。鄭謂六服以素紗爲裏。又大夫不揄絞。絞縞通。單縐也。鄭謂絞爲青黃色。又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本謂哀次輕重先後。鄭以堊室之士爲邑宰。公館之士爲朝士。又大夫卜筮宅葬日。公私皆有有司占者史而服異。又卒哭諱王父母兄弟。世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二條。鄭皆不達。而曲爲之說。詳經解。又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本謂弔者視小斂之服即所謂玄冠者易之而已也。鄭以環絰為孝子。喪大記云。未小斂。主人出徒跣扱衽。不冠曰徒不屨曰跣。凡罪人髡髮。則免冠。周禮司圜職云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故不冠謂之徒。即所謂笄纚也。鄭謂親始死素冠。是未識徒為不冠也。又主人袒脫髦。髦與毛通。亂髮蓬首。如今人脫去網巾。鄭以髦為人子事親之飾。又于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

一溢米莫一溢米納進食也財與纔通猶僅也溢與搤通一手所握曰搤言朝夕僅進米一搤耳鄭訓財穀也二十兩曰搤又紟無紞紞組屬所以束也紟單被也大斂外已有絞故紟不復用組鄭解爲被上之識又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其間哀止即閒傳所謂中月而禫鄭云大祥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不哭也祭法云相近于坎壇本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宗之祭與天之泰壇地之泰坎相近鄭解相近二字

作禳祈。表記云。裼襲不相因凡去衣曰袒單衣曰裼重衣曰襲裼襲不止衣服凡執龜玉重器。皆有裼襲單藉爲裼重褻爲襲鄭謂執玉者衣褻時裼時襲也。又唯卜之日稱二君謂人臣筮仕則稱兩君擇其所事非是則君不稱二鄭引春秋傳晉惠公卜貳圉之語謂辭得稱君之貳。也中庸云。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謂禍福先兆有見于卜筮者與形于人身動作者鄭解爲龜之四體春占前左夏占後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也服問云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本謂妻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鄭謂外兄弟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大學云之其所親愛而辟辟與僻同本謂用情偏僻鄭解辟作譬又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本謂天命鄭解命作慢鄉飲酒義云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本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鄉之衆人與士君子鄭以鄉人士君子連下文尊于房戶之間爲句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

君子為鄉大夫士也。聘義云孚尹旁達。孚。信也
尹。割也。旁達者。一玉割而為圭為璋。瑕瑜旁分
皆不失信也。鄭解孚尹作浮筠。玉色也。喪服四
制云。高宗諒闇。諒。明也。闇。暗也。猶言昧爽。闇居
愁處不分明之貌。鄭謂諒作梁。闇作庵。為倚廬
他如此類不可枚舉。必若世儒謂學問不及鄭
則一切朦朧。不敢聲說。承述習辭。何時而已。甚
者解說不通。輒以意變亂舊章。如玉藻笏度。樂
記師乙。雜記內子以鞠衣。喪大記君設大盤等

章本無錯簡自生顛倒。又如燕義首節。實錯簡而不知。其餘文字。如從容之作舂容。汁獻之作汁淶。封作窆。純作緇。大圭不琢。作不篆。監諸利作艷諸利。諸侯荼。作諸侯舒。其愼也。作其引也。祭義見間以俠甒。合見間二字作覵。曾子問告用牲幣。作告用犲幣。曲禮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作必善之。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作禮有褒。喪大記加偽荒。作帷荒。中庸一戎衣有天下。作一戎殷。若斯之類。未可一二。今皆從舊。以俟後之

君子參焉

冠裳服色等制詩書無明據今世所傳用皆漢

成之說也愚按冕最貴弁次之冠通用上古冠

制最小僅取撮髮即今羽流所戴是其遺象詩

云臺笠緇撮緇緇冠撮小貌字從元首也從寸

小也從冂象形也弁制大覆額詩云有頍者弁

頍覆額貌弁盤也盤大也字從廾兩手拱奉以

戴也用玄帛爲之曰爵弁用皮曰皮弁皮無飾

者曰韋弁冕則加板于弁上前後垂旒其制又

大于弁其形稍俛而前故曰冕冠弁冕皆用玄帛冠有緇布者冕有用麻者古制也凡禮服衣裳殊常服則衣裳連如深衣褻衣袍之屬皆連也凡服色多用玄緇纁纁即赤周以火德王尚赤玄緇二色皆自赤出故冠服多用之即袞衣亦以玄爲地而加刺繡耳裳多赤色或玄黃或雜不等韍蔽膝也鄭謂韍色與裳相稱而易與詩多言朱芾赤芾則是裳不離赤然裳色不等而韍每稱赤則是韍色亦不盡從裳也鄭謂朝

服玄衣素裳皮弁服純素弁用白皮天子視朝
諸侯視朔皆用之羣臣亦然夫平居無事燕朝
衣白未見其可卽殷人尚白非必吉服純用白
也漢武帝始製白帢傳玄以爲軍容非國容于
實以爲縞素凶喪之象古今非頓異也端者禮
服之通名凡禮服制方故謂之端用玄爲玄端
用素爲素端雜記云端衰無等則是衰亦可謂
之端非端定爲一衣也裼襲之名不專指衣單
曰裼重曰襲凡手執寶器重幣亦稱裼襲呈現

其物而單藉之謂之裼不見其物而重裹之謂之襲非但衣服有裼襲耳鄭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襲衣謬也詳見各章冕衣裳九章引虞書山龍華蟲等爲證尤爲牽强詳見周禮司服世儒耳食康成以爲知禮不復考索轉相傳習凡今之禮皆鄭康成之禮也

鬼神者造化之靈人物之命大而天地山川小而昆蟲草木凡有生氣不離鬼神人者鬼神之會先王制爲祭祀使人知有鬼神又制爲卜筮

使人知有鬼神之靈所以顯造化之情狀齊億兆人之心志也洪荒之初混沌未鑿二氣包孕人物初生鬼神道隆叔季元始剖散如日既中幽曖全消陽驕陰微鬼道日遠人事日益是以殷人尚鬼而周人尚文世運自然也孔子贊易作十翼不言卜筮而言義理以開物成務立人之道爲本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神怪不語非其鬼則不祭是以臧孫居蔡譏其不智此孔門民義之教也至于定禮豈自背其說耶

而鄭康成解禮。專引讖緯附合。如以五帝爲人。各有名號姓字。句芒祝融等神。皆以人充數。其說怪誕。非聖人務民義之教。蓋天之有帝。以人事天。其道不得不爾。如鳥能祭。則必以鳥。獸能祭。則必以獸。各因其所固然。爲報本反始。非天果有帝如人也。猶日稱宮。星稱垣。亦因人立名耳。豈日眞有宮。星眞有垣耶。老氏曰。可名非常名。通乎此者。與之譚鬼神祭祀可矣

讀經卷之五終